

学校的本质与公民教育

蔡迎旗 唐克军

[摘要]学校的本质与公民教育密切相连。学校理当是培养公民的场所，也就是具有爱、社群意识和民主特征的共同体。学校应是爱的家园，关爱学生并被学生理解和接纳，这样才能让学生成为有能力关爱他人、充满爱和可爱的人，具备创造民主正义世界的内在动力；学校应是一个道德的、关心每一个人需要的和分享其传统的社群，唯其如此，才能培养学生的公民美德；学校实施民主管理，尽可能地为所有学生提供发展潜能的条件，让学生协商与对话，积极参与改善学校和周边社区环境，才能让学生获得参与民主的经验与能力，成长为民主社会的未来主体。

[关键词]学校本质；公民教育；社群意识；民主共同体

[作者简介]蔡迎旗，女，湖北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研究；唐克军，男，湖北人，华中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比较公民教育研究。

公民教育与学校的本质息息相关。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任校长古特曼(Amy Gutmann)指出，“民主社会的公立学校能、且应该严肃对待公民教育，这与严肃对待民主本身紧密相连。公民教育是捍卫民主学校必需的和核心的部分。”^[1]被耶鲁大学校长雷文(Raven)称之为“渐进式教育的实验典范，同时又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一座活的纪念碑”^[2]的芝加哥帕克学校(Park)礼堂的铭文，恰当地表达了学校的这种本质：“学校理当成为模范之家庭、完善之社群、民主之胚胎。”公民是完善社会的力量，应该具备增进社会和平、文明和民主正义的力量，而学校应该培育学生的这些能力。为此，学校应该是爱的家园，让学生体验爱并学会爱；应该是道德的共同体，培养学生社群意识和公民品德；应该是民主的机构，让学生拥有民主参与的经验与能力。

一、学校是爱的家园

学校应该是“模范之家庭”。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教授林晶(Ding Lin)指出，“好的学校就像好的家庭，能给学生归属感，允许儿童感受爱和信任，并能成就他们自己。教师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学生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教师”^[3]。为发挥学校的家庭作用，帕克学校让14个年级的学生共享一栋建筑，提供不同年级学生合作课程。^[4]把学

校建成富有爱的亲密的共同体,让学生在学校的家感觉,感受到爱和关怀,同时学会爱和关怀,学会与他人合作以及形成对他人的责任感。爱是一种联合力量,爱的能力,对未来的公民——学生而言就是享受联合生活的能力。公民拥有这种能力才可能创造和平与正义。

正义是政治生活的归属。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动物,必然过政治生活,“人类是自然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5]。但政治生活或城邦生活就是道德生活,其目的是为了城邦的利益和正义,所以,城邦的政治任务就是成就有德性的公民。“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它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做出高尚[高贵]行为的人。”^{[6]26}这种有德性的公民保证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认为“友爱还是把城邦联系起来的纽带”^{[6]228-229}。“立法者们依然重视友爱胜过公正。因为城邦的团结就类似于友爱,他们欲加强之。”^{[6]229}故可言之,爱的能力是人类联合生活的保证,是政治共同体存在的基础。

林晶教授认为,爱是创造宇宙和维持人类存在的能量,“爱体现在诸如给予、关怀、尊重、宽恕、服务、理解、同情等品质中”^{[3]15}。她期盼21世纪的学校是爱的共同体。我们只有关怀和服务他人,才能对联合的公民生活做出贡献;只有尊重他人,宽恕他人的过失,才可能与他人合作;理解他人的思想和处境,换位思考,才可能进入他人的内心深处,从而巩固与他人的合作。充满爱的学校在日常生活中能给学生提供合作工作、给予和接受爱、相互宽恕和理解的机会;教师是富有灵魂的教师,要创建和平与爱的世界,坚信唯有爱才能转变学生的内在世界;要让大爱充满孩子幼小的心灵;让孩子看到万事万物的美,认识到传播爱、赞美爱和分享爱的意义。^{[3]37}

如果我们希望把学校建成爱的家园,将所有儿童视为子女而接受他们,无私地给他们温暖和关爱,那么我们无疑要赋予学校母性的特征。女性主义拒绝了自由主义将理性归于政治、情感归于家庭的理念,而是将感情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基础。她们坚持人是关系中的人,关注差异,也就拒绝普遍性;重在询问对关系发生了什么,而不分离手段与目标。

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学家内尔·诺丁斯(Nel Noddings)描述了关怀伦理的道德教育模式。关怀伦理需要表达和反应;需要从情境到情境,从人到人的不同行为。诺丁斯将关怀置于关系之中:“一种关怀的关系,在最基本的形式上,是两人之间的联系和遭遇——关怀者和关怀的接受者,或被关怀者。为了这种关心成为关怀,双方必须以特有的方式加强这种关系。”^{[7]15}一方面,关怀者要主动提供关怀,关怀者的“投入”意味着对被关怀者的开放的、非选择的接纳。^{[7]15}接纳意味着关心、真正听、看和感受他人试图传达的信息。关怀伦理是义务论,“像义务论伦理学——义务和权利的伦理学——关怀伦理谈及义务。当他人要求我们时,我必须

做’的意识就出现”^{[8]13}。另一方面，关怀必须引起被关怀者的反应。如果教师的关心不合学生需要而不被接受，那么这种关怀的关系就不能形成，学生认为“不被关心”的想法就具有合理性。诺丁斯指出：“我把重点放在作为关系的关怀上。因为我们的愿望是将关怀作为美德，即个人品质。”^{[7]17} 她认为，“学校应该完成更重大的道德目的：关爱孩子以便让他们也学会关心”^{[7]64} “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把学校变成家庭般的关爱中心”^{[7]67}。让学生成长为有能力的、关心他人的、充满爱的和可爱的人。

二、学校是完善的社群

学校理应成为完善之社群，以培养学生的公民美德。社群不仅是一个地理学概念，也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社群观念意味着我们在处理个人和群体关系方面必须以公共利益为重，而以公共利益为重正是共和国公民应具备的美德。美国心理学家麦克米兰和查韦斯(David W. McMillan and David M. Chavis George)从人的发展和社群团结出发，提出了“社群意识”的概念，他们将社群意识定义为“成员所有的归属感、成员对本人所属群体重要性的认识、对共同生活的承诺和满足需要的信念”。他们将社群意识分为四个要素：第一，成员资格，即“归属感或共享关系意识”；第二，影响力，即“个人对某一群体或该群体对其成员有重要性的意识”；第三，需求的满足和整合，即“借助其成员资格需求被满足的感知”；第四，分享的情感联系，即“成员共同分享群体的历史、居所和时光的承诺与信念城”。同理，若把学校建设成为共同体，就必须完善这四个方面。

学校是道德的社群。道德是解决身份认同的基本因素，而道德天然地具有文化属性，也就是德性合乎文化共同体的要求。对于学校，成员资格的完成就是赋予学生合乎一定文化群体要求的德性。如美国的帕克学校，其使命是“培养指导学生生活的品格和公民责任，把他们塑造成民主社会的有适应能力的、思考周全的积极的参与者。”新泽西的亨特堂中心高中(Hunterdon) 2009-2010 年的学生手册，将其使命表述为：学校“利用同等的、多样性的、挑战性的学习计划，鼓励和支持每个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和积极负责的公民。”要求学生具备关心、守法、公正、尊重、负责、守信等品质。美国弗吉尼亚的圣玛格丽特女校(St. Margaret's School)校长指出：“作为学校，圣玛格丽特是为生活做准备；作为社群，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学校首先把自己视为社群，分享共同的价值，大家一起学习和生活，获得有益的经验，该校将“为生活而教育年轻的女子作为使命，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诚实恭敬的、有责任感的、积极参与的、自我激励的、灵活而自信的人”^[4]。

学校是让学生服务他人和社会的社群。学生如果将自己归属于该社群，就必须是该社群的贡献者，为他人和社会服务。学校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和支持，为改善学校和班级环境提

供意见和力量都是学生的服务行为。服务学习不仅可以增进学生的公民道德与责任,而且有利于学生积累民主参与的经验。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李克纳(Lickona)希望通过服务学习让学生养成关心的品质和强化公民的责任意识,认为“为培养责任,年轻人需要负责的作为;为学习关心,他们需要付出关心的行为”^{[10]312}“为培养移情能力和关心,学生需要持续的、直接的和面对面的助人经验。”^{[10]313}雷西玛·韦德(Rahima C. Wade)指出:“我们的社会科课堂所谈论的民主理想,在课堂中实施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希望学生具备有效参与他们的社区所必需的技能 and 价值,我们必须提供让他们从经验上学习这些技能和价值的机会。”^{[11]13}

学校是关心每个人需要的社群。任何人若需发挥影响力,服务他人和社群,就必须了解并关心社群其他成员的需要。研究表明,那些能认识到他人的需要、价值观和意见对本人很重要的人常常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反之试图支配他人,忽视他人的意见和愿望的人常常是最无影响力的成员。^{[9]6}美国学校的服务学习就要求学生调查社区和他人的需要,以便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项目。雷西玛·韦德提供了三种选择服务项目的方法。一是针对社区的问题和需要。在服务行动前,要调查社区需要或问题,如公共安全需要、人的需要、环境问题等,调查可采取走访社区和学校、研究报纸、小组调查等方式。二是根据课程的目标。如为了强化某门课程的学习内容与技能而展开行动。三是将学生的个人问题与具体的关注点相结合。如某位学生的父母死于艾滋病,则可提供有关艾滋病医疗防护方面的服务。^{[11]21-22}

学校是分享其传统的社群。麦克米兰和查韦斯指出,分享的情感,部分基于共享的历史,同时成员在共同的活动中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该活动中的特殊贡献也会强化情感联系。把学校建设成共同体,这意味着形成一种保证学校各种人在学习上和道德上相互影响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仅构成每届学生的共同回忆,而且赋予学生品德和精神气质。成员资格也由社群的仪式、庆典等重要活动塑造而成,因而形成和保持传统是社群发展的重要方面。

帕克学校非常注意把本校精神传递给每位学生,其“优良的传统项目包括:早操、校会、校友团聚日、一帮一结对活动等。其最重要的追求是:努力献身于精神生活,激发求知欲和唤起每一个孩子的感悟力。”^{[2]217}圣玛格丽特学校作为一所宗教学校,其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包括:九月的蓝恢游戏,十月的二年级万圣节午餐,十一月的圣玛格丽特日,十二月的诵《圣经》选段和唱赞美诗,一月的低年级学生才艺展示和雪球活动,二月的“永不迫切要求校长假”,三月的国际节,四月的高年级的小教堂仪式和校友晚餐,五月的灯笼仪式、舞会、一年级和三年级会餐,六月的会考和学位授予仪式等。圣玛格丽特学校的所有学生、教职工、家长、校友和朋友都可参加这些活动。学校的传统给学生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让她们感受到自己是学校的一部分,同学作为自己的终身朋友,共同分享诸多经验。^[4]

三、学校是民主共同体

民主意味着给所有人提供充分发展的条件与机会，教育民主的意蕴更在于此。教育民主不仅包含儿童权利的实现，而且必然要求学校尽可能地给所有儿童提供发展其潜能的条件。多元智能理论为此提供了心理学的证明。既然每个儿童具有智能上的特殊优势，教育理当为每个儿童提供发展其智能优势的环境，促进其扬长补短，实现最佳发展。学校民主与国家的政治民主不同，学校民主不是为了选举领导人，而是一种条件民主，即保障所有学生在经历民主中成长起来，让他们的反思能力、批判性思考、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与宽容、对自己立场的理性捍卫能力、对每个人的信心与希望等全而地发展起来。虽然这种民主不是完全的和充分的民主，但随着儿童的成长，其民主经验得以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儿童就会成长为致力于完全民主的新生力量。从这一意义而言，学校是民主的胚胎。

作为有限度的民主，学校不仅要完善儿童发展的物质条件，而且要提供相应的制度与精神保障。首先，学校要为儿童准备民主的制度。民主不仅意味着保护公民的权利，而且意味着参与和分享。参与决策过程，发表意见；分享权力、观点、知识与经验。西英格兰大学教育与民主研究中心教授菲利普·伍兹(Philip A. Woods)指出，发展性民主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通过分散领导和减少等级而使人们分享权力；通过扩充每个人的机会而实现人的潜能和使人充满希望；通过解决社会不正义和寻求公平分配而分享生活带来的好处(社会的果实)。^[12]学校应该建立保障学生民主参与和分享的制度。英国普遍建立了由学生参与的学校委员会。挪威、奥地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塞浦路斯等国的文件指出，学生有权利和责任管理他们自己的代表团体的事务。1996年，丹麦教育法甚至要求中等学校成立专门的学生委员会。^[13]

其次，学校应该给学生提供改善学校和周边社区的机会。民主社会肯定人民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都兰(Alain Touraine)指出：“民主服务于人类，因为人类是主体，是他们自己的创造者和他们的集体的创造者。”^{[12]2}对于学生，他们是学校和社区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他们有权利和责任改善自己所生活的社群。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负责的公民，学校必须给学生提供改善学校和周边社区的机会，从而让他们学会承担社会责任。因为民主不仅意味着权利，也意味着为实现所有人的权利所担负的责任和履行这种责任的能力。学校可以让学生参与学校决策，鼓励他们对日常活动负责；让学生参与课堂，鼓励学生对他们的学习负责。事实上，学校的改善与学生的参与相关。英国诺丁汉大学教育学教授霍普金斯(David Hop-kins)指出：“学校的成功与广泛的参与相关。这种参与不仅包括教师，而且包括学生、家长和社区成员。那些能与更多社区建立积极联系的学校更能营造支持性的学习

氛围。^[14]

再次，学校应给学生提供对话与协商的机会。改善学校和社区，自然要求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倾听其他同学的声音，分享和反思不同的意见，由此学生获得民主生活的经验。古特曼指出，学校之所以与公民教育密不可分，在于民主社会需要学校培养学生处理政治分歧的能力与品质，而商议民主涉及就公共政策尝试推理以达成相互接受的决定，因而要求公民相互宽容和尊重，有能力协商和讨论。^{[17]78}通过对话和协商获得作为平等公民相互尊重的技能和美德，如宽容、虚心、接受争议和增进对不同文化的理解。^{[1]82}她还指出，让学生进行合乎逻辑的思考、有条理和公平的辩论、对各种选择的取舍考虑等活动，以培养学生的批判、理性辩论和决策的能力。在她看来，这种雄辩能力是民主的渴求，因为公民通过理解和交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没有这种相互的理解，我们将不能期望达到广泛的对异议的宽容和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尊重。”^[15]邦妮·丹尼尔(Bonnie McDaniel)指出：“如果民主是我们所求的，就没有捷径。我们必须相互交谈。如果我们不能一起交谈，我们就是视野狭隘的有私心的个人。”^{[16]83}学生必须生活在民主中，学校应容许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的学校必须是以自由、平等和正义为生活原则的地方，这些原则规范我们相互的关系”。^{[16]89}让学生谈论民主与社会正义，支持他们的正义行动，学生也就在这种行动中成长为合格的公民。

最后，学校需要民主的领导。学生的声音得以发出需要民主的领导。马克斯·贝尔肯什(Max Burkimsher)认为，校长在形成学校的精神气质方面发挥着首要作用，校长通过领导品质、管理风格、组织结构、关系质量等，以营造学校的民主氛围。^[17]伍兹指出，民主领导的目的在于：“创造鼓励和支持人们追求关于世界的真理，包括最高价值(道德理性)的环境；创造人们发挥道德理性和通过对话(推论的理性)解决分歧的环境；创造人们对生活其中的体制、文化和关系做出积极贡献的环境(决策理性)；创造组织机构、文化和社会结构用以增进人们的力量，使之富有能力的环境(治疗理性)；促进对多样性的尊重，尽力减少文化的物质的不平等(社会正义)。”^[12]即民主的领导在于创造尊重多样性、增进人的力量和寻求真理的对话环境。而这种学校环境就是学生成长为民主社会主体的条件。

创造民主的学校是学校发展的本质要求。美国许多学校进行了相关尝试。俄亥俄州无年级的中心学校(Central Academy Nongraded)创立了没有年级的民主学习生活，即共同合作，共享的领导。该校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一起阅读、开展数学和其他特别研究项目。班级会议，通常让学生与成人聚在教室里，坐成一圈，依次表达和倾听。^{[16]133}丹佛的斯拉文斯学校校长查尔斯·埃尔博特(Charles F. Elbot)采取共享的领导方式，鼓励教师、学生

甚至家长参与决策，发挥领导作用，塑造民主宽容的关系。该校没有把学生当作学校的过客，而是倾听他们的声音，这样，“更多的学生愿意参与学校的活动和建立广泛的联系”^[18]。教师也把自己奉献给学校。通过共享的领导，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表现出较少的侵犯性和更多的合作。全校所有人学习和尝试将爱、同情、诚实、友善、正直等作为学校的品质并付诸个人的日常行为。该校因此于2001年获得全美“品格教育学校”的称号。洛伊斯·布朗·伊斯顿(Lois Brown Easton)把美国科罗拉多州的鹰岩高中(Eagle Rock)的民主实践概括为：其一，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学生利用委员会和作为领导发表意见；其二，选择，让学生选择是否参与某项活动、选择课程、学习方式和记录方式；其三，责任，学生自觉地对个人选择和行为负责；其四，尊重和高期望，尊重学生作为学习者，学习者彼此也相互尊重；其五，规则，学生应知晓各种规则并践行；其六，治理，鹰岩高中选举产生的委员会和代表都包括学生。^[19]

四、结论

公民是政治的存在，而政治是联合的道德生活，公民是这种生活的主体，所以保证个人适应联合生活的因素就是公民教育的内容。爱、品德、民主不仅是公民教育的内容，对学校而言是其不可分离的本质要素。没有爱就没有增进民主的动力；缺乏公民美德，尤其是社群意识，民主就不可能存在。教育民主，即不断准备物质和文化基础而为学校的各种成员之间的对话创造条件，从而让所有人得以成长。我们为此努力和奋斗的动力在于爱，而力量源泉在于公民美德，尤其是社群意识。爱学生才会为学生的成长准备条件，才会为学生的发展而抗争；具有社群意识，我们才会为学校的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学校的民主与爱和社群意识紧密相连。如果民主包含对话，那么爱即是对话的基础。巴西享誉全球的教育家弗莱雷(Paulo Freire)指出：“缺乏对世界和人民深深的爱，对话不可能进行。爱是对话的基础也是对话本身”。^[20]对弗莱雷而言，有爱，才有发展民主的勇气；而对诺丁斯而言，关怀关系的形成，不仅有赖于教育者的关爱能力，而且要关注道德生活的条件。诺丁斯说：“关怀理论并不想建立一种能培养无论周围的世界多么坏都能道德地行为的人的道德教育模式。……我们更关注建立可能支持道德生活的条件。”^[21]川，这种条件就是民主的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为德性所养育，而且培养人的德性。弗莱雷指出：“对话生成批判的态度。由爱、谦卑、希望、信念和信任所滋养。”^[21]民主参与可以增强社群意识。社群需要个人投入或需要个人参与，需要个人作为有效成员发挥作用。因为个人的影响力能增强社群成员的效能感，使成员更为自己能发挥影响力的社群所吸引。“通过集体行动，他们自愿联合，形成更具反应性的环境。参与自愿联合或治理项目产生权力共享，从而使参与者具有更高的‘主人翁意

识’、更大的满足感和更强的内聚力。”^{[9]7} 所以，学校富有民主，才会孕育出人的德性，才会产生社群意识；学校具有爱和社群意识，反之也会增进学校的民主。因而学校应该是富有爱、社群意识和民主的共同体。

参考文献：

- [1]Lorraine M. McDonnell , et al. Rediscovering the Democratic purposes of education[M].Kansa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0.
- [2]理查德·需文. 大学工作[M]. 王芳, 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1.
- [3]Jing Lin. Love, Peace, and Wisdom; A Vision for Education in the 21 st Century[M].Maryland: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6.
- [4]唐克军. 析美国学校的价值追求[M]. 外国教育研究, 2011(7).
- [5]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7.
- [6]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7]Nel Noddings. The Challenge to Care in School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ducation[M].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2.
- [8]Nel Noddings. Educating Moral People : A Caring Alternative to Character Education[M].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2002.
- [9]David W. McMillan, et al. Sense of Community; A Definition and Theory[M].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6 (1).
- [10]Thomas Lickona. Educating for Character; How Our School can Teach Respect and Responsibility[M].New York;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1991.
- [11]Rahima C. Wade. Community Action Rooted in History; The Civic Connections Model of Service- Learning[M].Maryland: 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Social Studies, 2007.
- [12]Philip A. Woods. Democratic Leadership in Education[M].London; Paul Chapman Publishing, 2005.
- [13]Ross Dcuchar. Citizenship, enterprise and learning; harmonising competing educational agendas[M].Stoke-on-Frent: Trentham Books, 2007: 71.
- [14]David Hopkins. School improvement for real[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2001: 97.
- [15]Amy Gutman. Democratic Education[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50.

[16]John I. Goodlad, et al. Education and the Making of Democratic People[M].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8.

[17]Janet Edwards, et al. Developing Citizenship in the Curriculum[M].Oxon; David Fulton Publishers, 1993: 8.

[18]Charles F. Elbot, David Fulton. Building an intentional School Culture; Excellence in Academics and Character[M].Corwin; Corwin Press, 2008: 90.

[19]Lois Brown Easton. Engaging the Disengaged: How Schools can Help Struggling Students Succeed[M].Corwin Press, 2008: 96-103.

[20]Paulo Freir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M].Continuum;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0: 89.

[21]Ana maria, et al. The Paulo Freire Reader[M].Continuum; the continuum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83.

School Essence and Civic Education

Abstract: School essence and civic education are closely connected. School should be the site of civic education, that is, a community with love, community sense and democracy. School should be the home of love. Through loving students and being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students, school could make students become lovely people with love and the ability to love other people, and to enable students to have the inner motivation to create a democratic and just world. School should be an ethic community caring the need of every student and sharing its traditions, through which school could cultivate students' civic virtues. School should adopt democratic management an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all the students to fully exert their potential to promote students' consultation and dialogue and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school and community improvement; in this way, students could accumulate experience and develop their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democratic society and grow up to be the master of democratic society.

Key words: school essence; civic education; community sense; Democratic community